經世遺表 八

地官修制
田制 十之十二

共十五又續一

經世遺表卷之

負累臣丁鏞撰

地官修制　田制十

井田議二

水田有方一里者畫之爲井每畉四角竪石以標之有方二里者畫之爲四井○其不能里者只畫一畉以爲公田其不能開方者或長五廣廿以爲一畉或五五開方以其四區合爲一畉凡公田皆四角正方其有攲斜不正者改作其畧

臣伏惟後世水田盛於旱田故經界之法謂不可復然

但以九分之一畫之爲公田是亦井田三代以上亦未嘗盡天下之田而爲之井也且如淸州之野素沙之野牙山新昌之野金堤萬頃之野或數十里平衍或十餘里平衍其一畓之田（畓者方言謂之衆味）或種五六十斗或種百斗連畺接界若是者雖或四井（卽三十六畉）恢恢然也但一井之內水色彌漫無以畫經緯若是者須於冬日水涸之時畫之如法乃於公田四角樹之以大石其私田四嚮之末樹八小石以辨經界○一畉之田大約可種四十斗一畓能種四十斗者在處有之若是者遂以一畓買之爲公田其一角有膹者蹷其匡以正之（方言謂之蠢賣）

之爲私田之還賣其一角有欠者拓其匡以廣之以作正方凡公田不可以不方也○或廣五長廿或五五開方均之爲百畝一畉也若傅山㪘側之地雖五五開方猶患不便者或廣四長五以爲一區合五區以作畉(廣四畝長五畝則二十畝也)或廣二長五以爲一區合十區以作畉(一畓大約種四斗)皆令一畉之田得相連綴凡一畉四圍之內私田一片不可攙入

其或地勢傾仄無可變通而附近四鄰亦無平衍之田者雖公田不能正方但於其中畫取大畓之相連者算其實積以作一畉其有賸畝者割去之以作私田改作其匡

凡公田之不能正方者其四圍匡郭皆種野花其經界可疑之處往往樹石以表之私田種花者皆嚴禁本有者拔之

或其數里之內有一大田可畫一井其附近四隅都是小畱無可以爲公田者一井九畉都作公田取附近田七十二畉使其八畉各治公田一畉

不唯一井之地爲然假如溪東平衍正方之田二畉相連溪西之田皆傾仄小畱無可以爲公田者則以溪東二畉盡作公田使溪西之田咸隷溪東〇不唯一畉之地爲然假如溪東平衍正方之田有可以合兩合四苟作一畉者而溪西傾仄不可爲此則置公田於溪東取

佃夫於溪西○臣伏念公田之必取大畓者非欲取腴以傳公也公田不可不省耕省斂或守令巡檢或御史巡審豈可以迂回穿鑿曲尋其片片之畓哉其在民心亦何得以平衍廣闊之畓指之爲私田瑣小喎歪之畓指之爲公田乎公田之取大畓天地正理不可以有議者也

每一連之田作畉畉畢井有零畉畉有零畝者皆九分其率以其一爲公田以其八爲私田未滿九畝者或除其邊地使爲旱田或就近地加作水田以充九畝之數零者九畝則一畝爲公田零者十八畝則二畝爲公田

零者二十七畝則三畝爲公田算至八十一畝則九畝爲公田○未滿九畝者加作數畱充而後止未滿十八畝者加作數畱充而後止謂十四五畝上不及二九下不及一九者未滿二十七畝者加作數畱充而後止謂上不及三九下不及二九者泝而上之其例皆同○臣伏念旱田之未滿一井者雖去墾丘陵期充一井而後已見上文水田則不然衆入合力以作數畱可也地勢不便則無以多作田籍之末不得不許有零數然不滿九畝則無以爲九一之助其未滿九畝者不得不加作以充之也○聚畝作畎之時一步一畯皆不可棄若於作畎之後其有零畸者限之以九畝期

於必充步畝等字不可復用

其水潦之所破落永無田形者旱田一井以上除之於田籍其有所缺不能爲一井者卽於附近之地墾起新田以充其數○水田九畝以上除之於田籍其有所缺不能爲九畝者卽於附近之地作爲新畓以充其數

水田所破其有所缺不能爲二九者作新畓以充之不能爲三九者作新畓以充之洊而上之凡不可以九分其畝者皆於本年之內作畓以充之

其除之於田籍者縣令於本縣之內或重墾舊陳之田或新墾可食之地以充元額皆於本年立冬之前耕墾畢功

旱田遂即種麥歲末改修田籍報于經田司○守令不能於本年之內補充元額者經田司論啓罷黜

臣伏惟近例成川破落者謂之東邊破落西邊泥生然泥生之地多雜沙石不可爲田者多不可於數年之內責其相當於是因循荏苒破落之田遂不代充此所以田總日縮也又凡新起之田本無限制若破落者多而新起者少則無以相當宜定爲式凡破落之田皆於本年之內受其代田其充代而有餘者錄之爲新起以增田總

凡新起之田其滿一井者方其起墾之初官給役丁田既

成以其九一畫爲公田不給本價○其舊陳無主之田及有主而無起墾之力者聽此入告官起墾官給役丁田既成取其九一以作公田如上法

臣伏惟人之所以流離破散者陳田之稅也甲有陳田乞以此田白授乙家使乙擔稅永作已物而乙乃掉頭不顧移禍者比比有之若是者空聽時占所願以田屬公永免其稅遂爲官田於是自官起墾畫畎畫井若是者一井九畎都是公田其八畎唯編伍之軍可以耕作老而移授無作永業(子强者傳於其子)此空別修田籍与屯田學田官田之等同爲一籍

每歲冬至觀察使收諸邑新起之籍報于經田司經田司通執八道新起之籍視其多少分之爲九等上三等有賞下三等有罪中等勿論

上上一人大夫賜豹皮士賜襜帷（今之屋轎）有上中二人賜表裏一襲（表紬五十尺 棉布五十尺）上下三人賜上弦弓一張下下一人杖八十收贖下中二人杖六十下上三人笞五十並收贖○若其縣邑本小不可强責者宜有饒恕凡田不滿四百井戶不滿一千家者饒三等田不滿六百井戶不滿一千五百者饒二等田不滿八百井戶不滿二千者饒一等（田戶之中其一殘寡者從其殘寡者論）○饒三等者下下

爲中下饒二等者下下爲下上饒一等者下下爲下中
○行之三十年若地利盡闢則此法空廢之
乃作魚鱗圖大約每方一里爲圖一幅小里圖不過一二
幅大里圖或至十餘幅
凡作魚鱗圖先自川水入河之口起首沿川而溯之以
達于山根○凡作圖者皆持子午鍼盤先於河邊距河
半里一百五十步立一表木表之南北各距半里打子午線
引繩以直之表之東西各距半里打卯酉線亦引繩線之四末
各立一標乃又引繩作四圍線四圍之角各立一標乃
於其上又打經緯線各三十一條於是經區三十也緯

區三十也一區所函適爲一畝之地方里而井井爲九百畝此雖非井田其所函亦同○凡踰陵越阜者但計之以直線不可繞之爲彎曲但以平地爲準○畫工先於一幅作經緯線如此每以方一寸爲一區經緯亦各三十區持往田邊照田作圖○一畝者大約水田四升之落也大畓小畓方畓斜畓長畓短畓各依本形別用硃泥畫其匡郭於經緯之上交加相錯令毫髮不差○每於朱圈一圍之內當其中央書甲乙丙丁以標之○乃於圖末列書甲乙丙丁註於其下曰甲者張三畓五畝二畯乙者李四畓九畯七步丙者金七田十二畝丁者崔八家廛戊者朴九家園○若

其中有九畉開方畫爲一井者乃於墨經墨緯之上斜加硃經硃緯如赤道線上斜加黃道可也蓋此魚鱗圖子午卯酉合天地之正位彼九畉畫井之田隨其地勢異其方嚮不得正子午卯酉之位○水田一畓正跨魚鱗之四圍線出於其外者觀其全體若其出外者多而入頭者少則此幅勿寫其出外者以待彼幅此幅朱圍之內但書字標若其出外者少而大體在此則界線之外仍以硃泥寫完其全畓狀如胡囊出四圍界線之外圖末註之曰庚者鄭某之田尾辛者韓某之田尾○凡旱田作圖皆如水田○一幅旣了又作一幅在河南者自北而南在

河北者自南而北在川東者以西爲上先作西幅順勢而東去在

川西者以東爲上○凡有田之處其山林川澤入家荒

地与田參錯者入於圖中無田之處不別作圖○其硃

圈諸留或過二十二區者甲乙丙丁或用二疊可以標四十四

區或用三疊可以標六十六區用二疊者標之曰甲一甲二用

三疊者標之曰乙一乙二乙三其益多者或用四疊或

用五疊○臣竊伏念田籍莫善於此法此周禮土訓之

古法大明 太祖之令典如之何其不爲也令守令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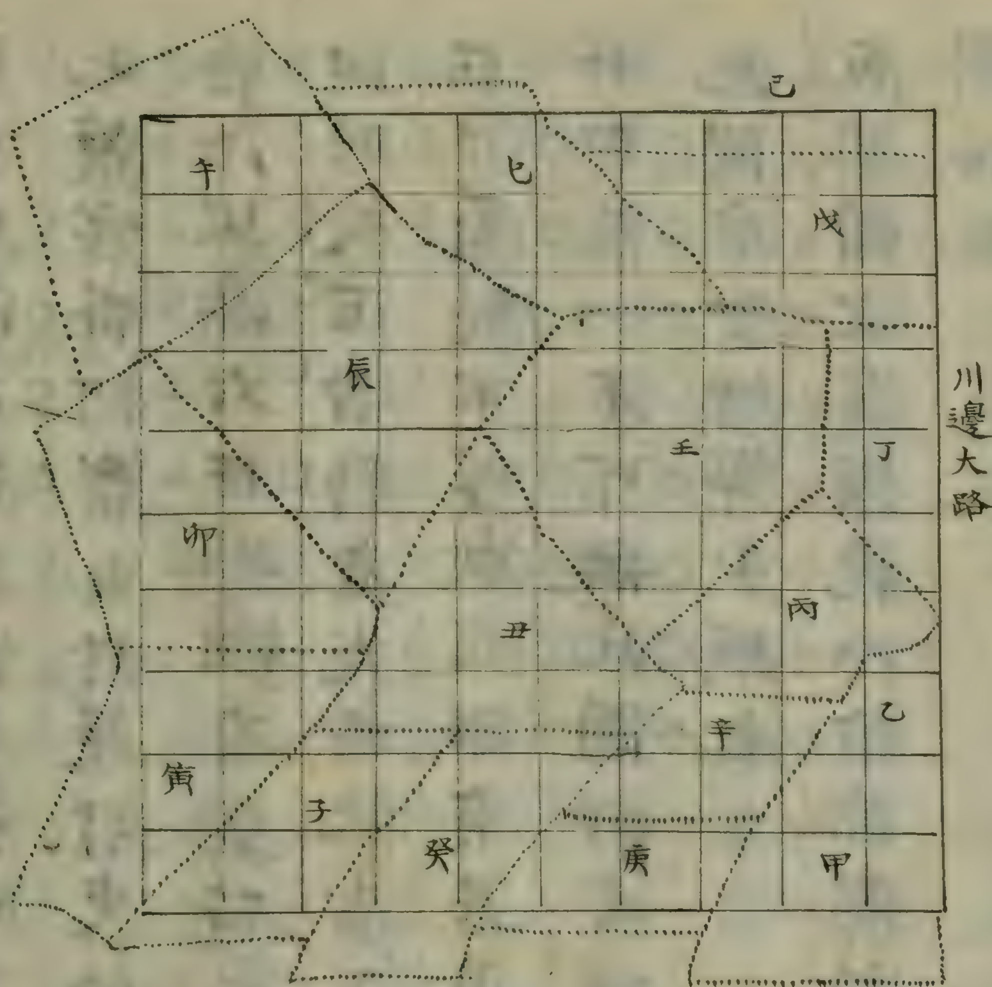
田者或持田案或持馬上草所以俵災者以之踏田其文曰

玄字第九十四畓五負六東全災黃字第五十七畓九

負五東內五負災縣令執此文以問之曰玄字畓何習也黃字畓何習也於是奸吏奸民指鹿爲馬喚鼠爲璞告六里爲六百里雖有龔黃之能何以辨矣魚鱗圖者田形之正者斜者尖者鈍者小者大者長者短者瞭然在目毫髮不可欺罔雖有甚愚之縣令不受欺也不必井田九一不可無此圖抑亦結負以解田者尤宜亟作此圖庶乎奸弊少戢也

魚鱗圖空有模範以示諸縣顧紙面窄小但取一區作圖如左

如下圖即魚鱗九區之一區也經緯直線皆東西南北



本線也其細點如線者乃硃泥所畫田畓之相錯者也○甲庚癸子寅卯午巳其畓皆跨界線故溢出於區外○己畓其田大體在彼區惟其田尾跨於界線故縮入於區內○甲乙丁戊之邊獨無溢出者本係川邊大路無跨界之他田

也餘皆倣此

此縣之民不得耕彼縣之田或其村里惟仰彼田者從其民以就田

臣伏惟今之郡縣古之所謂諸侯也滕民往耕薛田虞民往耕虢田有是理乎大抵郡縣分割宜以大川大嶺爲界不然或限之以溪渠或限之以岡陵或限之以大路必有一定之域不可踰之限然後制度有理爭訟不興乃我邦郡縣其割界分疆多無義理或一坊二坊越在隣縣之外或一坊二坊忽插隣縣之中或連疆接界犬牙相錯絶無分割之跡蓋原初建置之時非有神聖

大人迺疆迺理以爲是也烏合獸聚自成村落名之曰
部曲（見輿地勝覽）其後破其部曲以爲諸縣其部曲之分授
也不察疆界投屬惟意歷代因循以至於今故其不清
如是也今擬別諭監司凡可以矯正者悉皆移屬一以
大川大嶺谿渠岡陵大路之等爲之限界然後凡此縣
之民耕於彼縣者一切嚴禁雖其時占仍爲時作毋得
犯法欲耕此田竝移居此縣編于版籍然後乃無禁也
制其村里以田束之凡四井爲村四村爲里四里爲坊四
坊爲部村置一監里置一尹坊置一老部置一正導之以
仁義以治公田申之以孝悌以治私田監其耕播董其秩

耘察其刈穫謹其春斂斂之於野以輸公倉
臣伏惟周人之禮凡學道以從仕者上自大夫三士下
至府史胥徒皆居王城之內謂之六鄉百工衆技商賈
之等亦在此中六遂以外始居農民亦有他職他業參
錯其間故不以井束之遠郊以外達於畺畿純居農民
不雜他業故其村里之制以田束之曰四井為邑四邑
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小司徒)分田出賦謂
兵出車皆有法式此所謂先王之典也今我邦士農工
賈混雜無別不唯一村之中四民雜處抑亦一身之內
四業兼治此所以一藝無成百事無法然以田束之四

四相統則不可不從古也雖其間有士族不農者參錯介居不可拘也若夫工商二民不可不聚之於邑城之中管仲治齊之法不可不遵見別篇於是聚畯爲畝積畝爲畎合畎爲井皆聚合積算凡四井之佃及坐於四井之界內者束之爲一村古法四井爲三十二家今不能然不可定數村錫一名如柴桑村斜川村四村之東里錫一名古法四村爲一百二十八家四里之東坊錫一名古法四里爲五百一十二家四坊之東部錫一名古法四坊爲二千四十八家通計不農之戶則四部之民必近三千餘戶矣我邦小縣有五百戶者有千餘戶者漏戶既多亦或合戶雖其戶總非皆實數然井地旣均戶籍有法則凡不

滿二千戶者宜罷其縣或兩小相合或三分四裂合之於諸邑見別篇若然二千戶小縣有坊而無部也其或田總極小戶總却多如北道之長津者火田爲業不入田總亦有獵戶牧戶多於農戶非果田地實無以養民也長津南北三四百里若是者仍以村里坊部東之如法不可殊也

臣伏念我邦郡縣之名本皆哇俚可怪新羅景德王肇錫嘉名稽之史冊光輝燁然惟其坊里之名皆依舊不改宜勑諸道監司取一道坊里悉錫嘉名波之大面改之曰巴池坊不亦善乎訖伊乃里改之曰濁川里不亦善乎得毒亘哩村改之曰扛石村不亦善乎此是指

顧之項可滌三千年陋習者何難而不爲乎且洞者巖穴之名金剛山之萬瀑洞頭流山之青鶴洞猶之可也野地村舍接屋連牆何以謂之洞乎鄰里諸人名之曰洞內僉尊里任曰洞任里長曰洞長里會曰洞會里議曰洞議豈不謬哉自今公私文簿悉去洞字亦去俚之一助也

其村監一員即古田畯之職也勞勤終年不可無祿一季粟二十四斛（二百四十斗）受而爲饟雖有閏月無加焉南方以稻北方以稷

臣伏惟村監不拘士族良民必廉謹綜核解事者乃可

爲之　稷米俗謂之田米亦謂之小米而稷之爲稷邦人不知以稗爲稷方言讀之如皮以稷爲粟如以五鬣松爲柏柏則爲側柏不知粟者凡穀之不舂者皆粟也凡公私文簿悉空釐正

公田不糞不敢糞其私公田不耕不敢耕其私公田不耰不敢耰其私以椎破塊也公田不灌不敢灌其私公田不播不敢播其私公田不秧不敢秧其私公田不耘不敢耘其私公田不穫不敢穫其私

臣伏惟井田之法不但稅斂均平抑所以教民忠順乎居治農皆知先國家而後私利則有事之日必有賴焉其訓迪教導豈戶告之所能及哉

私田一區其佃者雖有數人唯以一夫載之於田案村監調役亦惟一夫是索名之曰佃首佃首自於其畉之內調丁以應役

臣伏惟古法一家專治一畉今不能然古皆王田故可以如彼今皆私田則自耕其田者官不可禁唯於畉內諸佃之中擇定一夫以爲佃首或覵其畝數或覵其入品參酌差定村監收公議差出縣令不得干涉○凡公田調役皆分之爲百分以令諸佃耕五畝者出五率耕七畝者出七率耕五十畝者出五十率○其未畫井者以落種多少爲率假如私田一畉爲四十斗落則其調役分之爲四十分落三斗者出三率落五斗

者出五率地之肥瘠所不問也○假如出糞空少則以四十擔議定出糞空多則以八十擔議定其調丁始計以四十名落十斗者出十丁落五斗者出五丁各役一日用之既盡又調四十名用之如前法有半者以半當丁○其或士族土豪恃威侮弱調役不均者經田御史摘發以其田移授小民限身耕作身老又給他民

初年之春官給種子及秋收稈量給幾束使備種子歲以爲例不復官給

種子以倉中還穀領之計數會減若然去年之冬空收精粟置之本村勿入倉也○收稈爲種之法見下篇

凡公田之習禁其種麥禁其私播

臣竊見南方水田秋皆種麥種麥有三害一土力未休也二翻耕無路也三移秧失時也空一切嚴禁○水根不渴之習必爲秧叢俗謂之秧阪若雨澤愆期移秧失時者害歸秧叢凡公田一畎之秧許落於公田若私田種子不可許也○其或四方數里之內無可以爲秧叢者唯公田數習水根常饒則不得不許之然移秧愆期害及秧叢則八畎聚禾以補其害不可怨也村例本如此

秋旣熟里尹村監聚八畎諸佃合坐打粟旣量旣苞以其實數報于縣令○以十斗爲一斛一斛爲一苫○每稻一

斛出米四斗以爲恒率◯於是八分其粟分給佃首使之
眷槩以待開春
臣伏惟十五斗一石之法於古無據凡算數乘除皆十
十爲率其率明白今十五相乘崎嶇作石其積不明况
私租以二十斗作石公稅以十五斗作石又凡收租用
大斗放糧用小斗勢然淆亂莫知實數空自量衡司造
爲銅斗頒于八方官斗私斗市斗里斗令毫髮不差乃
可曰王制也◯若然打粟之日簸之揚之使爲精粟又
每一斛加給一斗以備乾曬之耗若其量法空平而不
空浮也

既三年經田御史持三年之簿巡視公田會里尹村監議

分田等視其肥瘠分之為九等

臣伏惟大凡水田種一得十者謂之瘠薄種一得百者謂之最膏（亦或有過百者斯不必論）然不遇災傷種一得十者亦不可見其得十五者當為下下其得二十者當為下中其得二十五者當為下上得三十者為中下得四十者為中中（俗謂之二石羅其）得五十者為中上得六十者為上下得八十者為上中得百者為上上則民論其平矣下等差之以五者其田既薄察其細使無寃也上等差之以二十者其田既肥略其利以厚民也中等差之以十者權

於二者之中使得其便也○又從而爲之法曰兩等相距之間又畫一線自線以下附於下自線以上附於上民論其平矣九等八等之間相距五斗則二斗五升以下附於九等踰此以往附於八等於是乎得平矣六等五等之間相距十斗則五斗以下附於六等踰此以往附於五等於是乎得平矣三等二等之間相距二十斗則十斗以下附於三等踰此以往附於二等於是乎得平矣其或災年種一而不滿十五者亦附於下下不可以又察也如是者絕無其或種一而踰百者亦附於上上不可以又增也長興寶城之間或有種一而得二百者古有今無朝廷之須事目

但當如此而民無不服矣南自海南北至穩城率之以此法西自豐川東至江陵率之以此法其沙石塗泥蒿萊潟鹵不必問也其瀕山大野丘陵墳衍不必問也○私田分等令姑未遑然其物情旣合如此則公田分等定以是爲法

於是定其耡粟之額每田二畝有半(卽一斗之落)斗一等百斗二等八十斗三等六十斗四等五十斗五等四十斗六等三十斗七等二十五斗八等二十斗九等十五斗○若然一等一畉其粟四千斗(四百斛)二等一畉其粟三千二百斗三等一畉其粟二千四百斗四等一畉其粟二千斗五等一

畉其粟一千六百斗六等一畉其粟一千二百斗七等一畉其粟千斗八等一畉其粟八百斗九等一畉其粟六百斗

臣伏惟助法者所以與百姓同甘苦也年豐則公私俱穰歲儉則公私並衰土之肥瘠元不必問然王者之法皆有一定之界不可踰之限不可因天地之自然漫無節制故禹稷成井地之功而禹貢田分九等既以州分等則明亦一丘一甸皆分九等周禮上中下三地鄭註謂三等又各三等則周亦九等也但周禮分等本係私田而今 臣此編私田未敢言分等者古者農夫於王田之中爭其肥壤辭其

瘠土其分等至易也今也王人就私田之中擇肥壤以
冒重稅辨瘠土以配輕稅其分等至難也民諱肥爲瘠今姑
捨之但執公田驗其三年所穫審定厥等既定厥等其
㔉粟幾斗空有定額其上三等相距疎闊不無所失然
既是稀有姑從寬裕其下三等相距短促不合比例然
此地極多斯欲細察非無義也○九等一畉粟不過六
百斗然視今結負之法公家歲入多所增益民惟助耕
不復納米是國与民俱紓惟中間欺隱之物竄藪都破
無所遁匿耳有若告於魯君曰百姓足君誰與不足誰
者暗指三家也今國足民足唯其中間盜者不足君誰

与不足乎試將畿內湖南下下中中二等之畓以舊例

今法比較歲入多寡開列于左

畿內薄田八十斗落爲一結一南方上畓以二十斗落爲結則六等二十五負者

四倍之乃爲一結臣於楊根地有田八十斗落果爲一結而已徵稅米二十四斗通計田稅

大同三手米結錢並雜費約爲二十四斗此二夫之地也今井田一夫大約水田四十斗落九

夫之米不過爲一百八斗每一夫十二斗○今一井九夫其公田

耡粟下下等六百斗稻之不舂者每十斗作米四斗則其米

爲二百四十斗視舊所增一百三十二斗○畿內防稅

之例一結出租百斗稻不舂者謂之租四結有半則其租四百

五十斗也即九夫之地又半結之田輸租於私主者少不下

四百斗私家之二十苫通計兩項其租八百五十斗也昔者九畉之地農家輸租八百五十斗今之輸租六百斗而已視舊所減二百五十斗民其不便乎○官家買半結之田公田一畉爲水田四十斗落收租六百斗若私家買半結之田自耕而自穫之則其穀少不下千斗也然定額如是者歲有豐儉從其最儉者立制也

湖南薄田四十斗落爲一結一斗落其稅二負五束者爲薄田徵稅米二十四斗此一畉之地也義見前九畉之米不過爲二百一十六斗○今一井九畉其公田耡粟下下等六百斗其米爲二百四十斗視舊所增二十四斗而已○湖南

防稅之例亦一結出租百斗則九結所輸九百斗卽今九畉
之地又一結之田輸租於私主者少不下四百斗每一斗落租十
斗通計兩項其租一千三百斗也若如今法則九結其
租六百斗也視舊所減七百斗也七百斗作米則二百
八十斗也國之所收其增二十四斗民之所納其減二
十八斛此何故也中間欺隱之物如窩藪都破魍魎晝
見也百姓足君誰與不足也
畿內中田大約六十五斗落爲一結此六等之第五等也國典畿內之田
四等爲首故以五等爲中徵稅米二十四斗此一畉六十二畝有半
之地也九畉之米不過爲一百三十三斗零每一畝收米一升四

合八勺弱則每一畉十四斗八升弱○今一井九畉其公田耡粟下中等本法六等今作九等則當在下中下上之間今姑從輕以下中言之八百斗作米則其米爲三百二十斗視舊所增一百八十七斗零○畿內防稅之例一結出租百斗五結五十三負八束零九百畝每一畝爲六束一把有半則合五結五十三負八束則其租五百五十三斗八升零也即九畉之地又四十斗所落之田輸租於私主者少不下六百斗每一斗落其一半十五斗通計兩項其租一千一百五十三斗八升零也昔者九畉之地其租如此今之收租八百斗而已視舊所減三百五十餘斗民其不便乎○所減旣如此則雖責其租於民田猶爲惠澤况國家置公田

以收耡者乎
湖南中田皆應高等之稅種一得四十者其稅則一斗落必不下五負大約
二十斗落爲一結康津之田亦有一斗落應稅八九負者不知爲何等徵稅米二
十四斗此半畉之地也一畉約種四十斗九畉之米不過爲四
百三十二斗每一畉四十八斗 ○ 今一井九畉其公田耡粟中
中等一千六百斗作米則其米爲六百四十斗視舊所
增二百單八斗 ○ 湖南防稅之例亦一結出租百斗則
十八結所輸一千八百斗卽今九畉之地又二結之田卽一畉之地
輸租於私主者少不下八百斗私家之四十苫通計兩項其租
二千六百斗也昔者九畉之地其租如此今之收租一

京主人役價營主人役價朔饍進上價幾斛爲巡營移
文脚價幾斛爲使客支應米幾斛爲新舊官刷馬價凡
一應雜用皆於此中制爲法式夫豈有不足者乎規模
森整體面光大名正而言順理通而義立四亭八當萬
世無弊承三代之懿範垂百王之令典將使豐功偉德
照映於史冊伏願 聖明留意焉〇羅州二萬結防稅
之租二十萬斛（每一結百斗）一千一百十一畉十一畝零其
輸租於私主者八萬八千八百八十八斛八斗零通計
兩項以之作米厥米十一萬五千五百五十五斛（以石則七
萬七千三十六石零）昔者公私之租厥數如此今用井耡之法厥

數如彼視舊所減四萬四千四百四十四斛零也以石則減二萬九千六百二十九石程子曰天下之物只有此數不在於此必在於彼此至理之言也今國入之增恰過二萬而莫知其所從來民出之減至過四萬而莫知其所從去斯何理也吏所欺隱於是乎彰露矣國之所增旣出於此數民之所減亦脫於此數兩項之外又有隱結萬結之南方人所言如此皆防稅之米四萬斛也通計三條其米十萬七千五百五十五斛一州之內吏之所竊至於十餘萬斛猶曰國瘠猶曰民貧何不量如是也此十餘萬斛非皆吏食或牧使之雜用在是雉雞柴炭類或巡營之責應在是營王

人之弊由於巡營要之吏所食居多也今雖用井耡之法官用吏餼一應所費不得不留下本地以此以彼其使之食一也然法制明於經界餼廩出於正稅則吏不造罪不造罪則能飭躬能飭躬則可養福必其子孫有蔚然興起者矣今也盜而得之凡盜得之財萬金不能當一金窮村寒士歲收粟十苞猶傳子傳孫世其家業者其財正也飛賊大盜一夜得千金不能保期月者其財非正也今州縣小吏盜王之田粟歲以千萬然燕瓶貯酒倭銚爇肉晝筵優唱宵醼妓嬉奢侈荒淫無所不爲不出數年必破家蕩產害及九族至其老也破衣弊帽宛轉

行乞於窮山極浦之間者項背相望若是者何也盜財不能久也人旣作惡天不賜福多不能保其子孫 臣謂井耡若行國与民之所得者小吏之所得者大井鋤者所以養小吏之福也其有觧事者其不怨矣

其種芹種三脊蒲者並從第一等率其種芙蕖者從第五等率收其鋤粟

臣謹案三脊蒲者所以織席也龍鬚草方言謂之蒨三脊蒲方言謂之王蒨考諸爾雅本草有香蒲三脊茅諸種皆与此物不同或者中國無此草欤若然益空業種以販貨於中國也芹與此艸其利視稻數倍空以上上論種芙蕖者收其蓮

實亦多於稻利故以中中論

經世遺表卷之

負累臣 丁鏞 撰

地官修制 田制十一

井田議三

若歲大登增高𣂏粟之率下三等免增每一斗之種中下徵三十五斗中中徵四十五斗中上徵五十五斗上下徵七十斗上中徵九十斗上上免增自若收百斗○若歲大凶減下𣂏粟之率上自一等下至九等察其災傷全災者全減小傷者小減務中其實不可定額○小登小歉及中年但用恆率猶有災減

臣伏惟周禮司稼以年之上下出其斂法則井𦔳之法其斂視年之高下其恆定不變不若龍子所謂貢法之木强也龍子曰豐年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糞者糞壅也明助法則不然豐年多取之凶年寡取之也司稼之文非周人井助之明驗乎視年增減不可已也臣前以年分爲不可行者我邦結負之法地之廣狹迴相不同旣分爲六等又於此冒之以年分九等則法制不成且年分不可以細分故其法不便今此井𦔳之法先定土品之九等各定恆率以爲中年之率乃於上面只存大豐之一率又於下面

只存大凶之一率使視年穀上下其率此其法無罣礙不通之理與結負年分之爲行不得之法者大不同矣

○豐年下三等免增者下三等本旣細分無以增高也居間五等本旣濶分故視年以增高也上一等物之所極不可以增高故亦免增也豐年穀出或相倍蓰不可定數其必立率而取之者先王之法取民有制寧失於民不可以無率也故增高者有率減下者無率

臣謹案周禮均入凶年則不均地政不均者視災而蠲其率不均也故災傷之減不必立率每歲秋分之日縣令巡審公田每到一畉与村監里尹許議厥稼察其所

損或減一斛或減二斛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唯其所損不可濫也若然縣令巡田者空求曉達農理者与之偕行奸吏奸民不可帶也周禮司稼辨種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地宜乃巡野稼此所謂曉達農理者也今村野生老之人或士或甿有於是如神如聖者巡視野稼默察而執其數曰二十五石七斗佃者詐焉確然不撓既打既斂乃量乃分升龠不差佃者服焉不敢復欺如此之人又非難得十室之村必有一二為縣令者先於識內就其親戚之中求得此人與之巡田則可以幹當公事上下無害也○凡公田雖有災傷若其原率本輕無

私田分斂之慮者不復災減 ○ 臣伏念今結負災減之法執本田稅額全災者全減間災者內減內減者謂本額十負之內今減負類三每云災減幾負幾束乃以幾負幾束推定所減之米數崎嶇踰越厥數變幻今井耡之法先以粟米幾斗立其恒率乃於恒率之內直以粟米許減幾斗民聽不惑吏奸莫售其法爲簡乎也

總之大豐之增率大凶之減率亦不當以全一道全一邑混同增減也雖一道同豐其一二邑被災者不可以隨增雖一邑同豐其一二畉被災者不可以隨增雖一道同饑其一二邑登穰者不可以隨減雖一邑同饑其

一二畎登穰者不可以隨減況其衰穰或相參半者乎曰豐曰凶當逐井逐畎查驗得實然後乃定其名不可混也○司稼所謂年之上下者一田之年非四海之年也

每當災傷之季朝廷發遣經田御史三南則一道各遣四人一人各掌十餘邑乃可詳也每於秋分之日辭陛出城及到本地縣令以其所執災傷之簿上于御史御史受之以巡公田其有錯誤者改之其有欺隱者啓聞論罪

臣伏惟英宗朝以前巡察災傷必遣敬差官所至發奸摘伏雷厲風飛故南民之諺曰敬差來天地開敬差

明山川鳴言其威稜可畏也　祖宗朝欽重田政如此故國用不匱民役不濫疆土不蹙吏胥不橫數十年來此法無故廢閣故其靡敝若此今宜修復舊典但兩人不足必四人乃可也○經田御史不必文臣南行曾經三曹郎監察桂坊者亦空差遣○若本地大饑則經田御史仍察私田知其災傷仍於本地設賑遂爲監賑御史乃可以活民也己巳甲戌之年　朝廷不遣監賑御史守令任削飢口盜其賑米上濁下淸吏奸益肆萬命顚連旣腐旣化而後御史乃來雖數吏受杖死者不可復生何嗟及矣

其旱田亦分九等○田種百穀惟其所宜每田二畝半其春秋所食可畝稻百斗者爲第一等可畝稻八十斗者爲第二等可畝稻六十斗者爲第三等可畝稻五十斗者爲第四等可畝稻四十斗者爲第五等可畝稻三十斗者爲第六等可畝稻二十五斗者爲第七等可畝稻二十斗者爲第八等可畝稻十五斗者爲第九等

臣伏惟旱田等級最難平分苟欲精分雖三九二十七等靡不可也非其土品有此多等蓋其所種不惟九穀而已枲麻瓜蓏百菜百藥苟善治之一畯之田獲利無算京城內外通邑大都葱田蒜田菘田瓜田十畝之地

算錢數萬（十畝者水田四斗落萬錢爲百兩）西路煙田北路麻田韓山

之苧麻田全州之生薑田康津之甘藷田黃州之地黃

田皆視水田上上之等其利什倍近年以來人蔘又皆

田種論其贏羨或相千萬此不可以田等言也雖以其

恆種者言之紅花大靑其利甚饒（南方川芎紫草亦或有田種）不唯

木棉之田利倍於五穀也凡如此類若其歲歲業種無

所休息者不問其土性之肥瘠並當執之爲上上等不

唯勑衆是徵抑亦貢賦可議（又見貢賦考）唯南方煙田異於

西路（煙者南草也）山阪棄地横割如磴及其移種又間年休

息遷徙無常若是者其田稅宜視火田其貢賦宜視西

煙然且煙之爲物在所禁絶潑抑其利靡不可也　嘉

穀之類種於旱田者一曰山稻二曰黃粱三曰諸黍其種一類不四曰諸稷方言謂之穄五曰薥黍俗謂之穄米六曰大豆吏文謂之太七曰小豆其種類亦多八曰菉豆九曰大麥十曰小麥十一曰蕎麥俗謂之木麥十二曰鈴鐺麥吏文云耳牟十三曰旱稗稗有二種稗稗害禾之草不可食又有旱稗田種其米如黍東人誤謂之稷方言謂之秡亦嘉穀也十四曰胡麻即方莖巨勝俗謂之眞荏十五曰青蘇俗謂之水荏其油曰法油十六曰王薥黍十七曰薏苡若並水稻十有八種也青蘇以上十有五種皆食之爲恆糧販之爲財利公田雖尊其種當隨土宜十有五種宜許雜種一如私田不可限之

以黍稷菽麥其近於都邑者蔥蒜瓜菜惟其宜也枲麻苧麻木棉南草生薑地黃惟其宜也○但其耡粟不可雜收諸物惟稻稷菽麥四種之外多許收斂皆以水田斂稻之額立爲恒率皆以大典準折之法定其斗數南方多稻之鄉並以稻米代納山郡稀稻之地稷与菽麥惟其願也○井耡九一之法惟公田所出是宜輸公然旱田之利在於雜種一穀雖衰諸穀交穰乃得有年豈可限之以一種乎然小小諸穀不可雜取耡粟之只限數種其亦理勢之所必然三古之法亦應然也村監不能治公田如私田惟種稷菽麥以應文者縣令嚴飭○

若然其第一等以下惟算其一年所食評其多少商其貴賤皆以稻米爲準田之大小与水田同而其所食與彼稻米相敵者即與彼田同等 ○ 若然水田第一等二畒半落一斗不過得百斗之稻而旱田第一等其種蔥薑烟藷之類者其算錢數十兩雖然其耡粟勿踰百斗以勸能者惟煙空有賦也其最下磽确之田若稅過重率多荒廢雖準稻十五斗猶或難之然此等邊裔之田原不當買之爲公田不必議也 ○ 若論助治之功彼耕蔥薑百畒者助公一分此耕磽确百畒者亦助公一分似

或有言若是者其薄田空自本井公議減率或以一日

當二日或以二日當三日並聽村監裁定此惟最薄之田乃可小減若無荒廢之慮者斷不可闊狹〇闊狹者爭之本也亂之始也且其所食多寡係於本人勤惰渠自惰農寡食其禾反欲減功於公田可乎並宜嚴斷毋俾生心其私田之種蔥薑煙藷算錢什百者亦於助治公田之功不可增率與薄食者平等以勸能者

鋤粟之斂惟稻稷菽麥乃許輸公皆以稻米準折舂而納之

稻米一斛以小米則納一斛二斗（小米即稷米）以大豆則納二斛（小豆則十五斗然小豆不可輕許）以小麥則納二斛大麥不可許

也○臣謹案大典大米小米得相代惟令除耗令小增其率以十二斗代一斛然南方之耡不可以許小米北方之耡不可以徵大米○稻貴之鄉宜許大豆其不然者並依令例代徵稻米○耡粟異於倉穀倉穀以備蓄積故雜儲諸穀耡粟以供漕運故但收精米雖大麥至要法所不徵惟小麥旣非皮穀爲麴爲麪京輦貴之宜於上三等腴田其耡粟四分之一令以小麥納之可也但遠方漕船皆已春發而小麥登場乃在中夏不可漕也惟京畿忠淸黃海之地乃可以斂小麥也

凡水田旱田旣充耡粟其有餘粟者九分其率村監食其

一八夫食其八官不照管惟分之不均致有訟辨者自官聽理

臣伏惟耡粟九等之率雖至均至平年穀豐歉本自參差雖大歉之年容有數井得有餘粟雖大登之年容有數井私斂取盈然則餘粟雖多民食之無愧也私斂雖行官聞之無慼也

水田稻稈每稻一斗錄之爲一束旱田諸穀之稈亦視稻爲率凡畝稻一斗者錄稷稈一束穀之代納有加焉稈則無加皆以稷稈錄之

○凡稻稈十分其率以其六爲本田之種子以其四輸于縣官稷稈十分其率以其八爲本田之種子以其二輸于

縣官○縣官受之以其半輸于公以其半留之爲馬篚○凡縣城五里之內輸其稈踰此以往斂之以錢○稻稈每三束二錢稷稈每二束一錢

臣伏惟諸穀稭稈多無可用麥稈但以爲薪豆萁適以飼牛蜀黍之稈以補籬落其餘歸於灰壤惟黍稷旱稗之稈始中飼馬此所以十錄其二以其八當雜種也旱田種子頃頃零零不可以遍給其雜種之田以其雜稈庶以相當若全一畎種黍稷者又其一畎之稈皆可飼馬所收既薄可相當也麥種雖難麥是再耕之穀耡粟且不收麥無可言也菽種雖難田政既明種菽空用碾

篅舊種三斗者可種一斗不足恤也碾篅者用連抱大木截取四五尺空去其心但存外殼乃於外面作經緯線其交線十字處插以木乳其長如筆帽每一格十字有穴則間插三乳至其下格又間插三乳使之相差相均既治田乃以此物碾之則乳穴著地其相距均平每於一穴下菽一粒其菽茂矣

○臣謹案禹貢曰百里賦納緫緫者禾之連稈者也周禮九賦有家削之賦削者稍也稍者馬飾也仲尼之言曰一井之收不過稷禾稷禾者連稈之禾也稍秣芻茭以待賓客以備軍旅亦有國之大政也我邦既無賓客亦無軍旅空以此物使備種子然州縣之官乃有賓客不可無馬飾此所以稍稈取其四稷稈取其二半許自用以其半輸公也輸公也者輸之於司僕以之飼

馬輸之於典牲以之飼牛也
公田一畉中中等歲收稻一千六百斗其稈亦一千六百束以十之四輸于縣則六百四十束也每三束收錢二葉則四兩二錢六分 ○ 公田百畉則其錢四百二十六兩以其半留縣以其半輸于京二百十三兩也（元數中又除馱價）○ 旱田一畉中中等稷稈一千六百束以十之二輸于縣則三百二十束也每二束收錢一葉則一兩六錢公田百畉則其錢一百六十兩以其半留縣以其半輸于京則八十兩也（元數中又除馱價）每遇災減之年其所收穀有減則稈亦隨減或遇大登之年其所收穀有增則

稈亦隨增每稻一斗其稈一束○九等田收稈之法皆用此率

凡旱田無災減之法惟木棉有災減然公田易察其有全被災傷十不食一者村監枚報縣令親審量空蠲減然水田之例該減二斛者惟減五斗

臣伏惟旱田無災爲諸穀交穰又春食麥也大典通編有棉田給災之法見於新條謂種棉在於立夏刈麥在於苢種將種棉者不能種麥也然臣見南方之俗皆於麥田之中雜種木棉若是者不可以給災也臣見西路棉田雖不雜種於麥中却以胡麻青蘇之等相雜種之

若是者不可以給災也總之公田不許種棉可無災減其或冒禁而種之者雖有災傷官亦不省其無怨矣○災傷酷暴者空以特例略有蠲減然旣食麥矣其視稻田惟給四分之一抑所空也

凡宅壓之地皆量之如田執之爲幾畝幾畡隸於私田八畉之中助治公田○寺刹之地亦東之於井耡其在深山高峰不可以助耕者計其畝數徵十一如火田○未賜額書院所在亦東井如法

宅壓者今之所謂家垈也吾東別造垈字以號宅壓俗稱瓦屋垈田皆入一等臣以爲此地以其有屋之故其性肥厚非其

地本善也何必爲一等乎瓦屋大家其戶布之率高於窮蔀而已〔詳見貢賦條〕又何必並其垈而重斂乎或謂家垈之稅當爲別籍臣以爲民家成毁無常田或爲垈垈還爲田歲變月改若爲別籍卽公田八畎不能團束推移變易歲改其籍其棼亂極矣其宅廛之地並爲經緯打線列入於魚鱗圖中与種穀之田一例計畝編入八畎之中不可以別籍也其或寒士不農亦無僮僕者艱於助公或雇人代立不可以盡顧也〇臣謹案周禮載師其宅廛之稅高於九一甸稍縣都皆徵十二〔見上篇〕此時宅廛皆有定界大者五畝〔孟子云五畝之宅〕小者一畝〔儒行云一畝之

官民皆圜束毋得遷徙廛常爲廛田常爲田宅廛之地不入於井田故其廛税宅税並在十二之中今也法制未立聚散無常宅廛之地不得不隷於井耡之中也井耡之法行之旣久域中之田盡爲王田授廛有法第宅有等則當其時也此條雖改之可也

臣伏惟寺刹免税不見法典然年分大槩儱併免税蓋自羅麗崇信佛法顧護寺刹遂於法外免其田税非禮也今諸寺居僧多自力農旣自力農何以辭公田之助力乎惟其深山窮谷与公田絶遠者不可强責宜打量其地實積十畝則以中中十畝之率收其什一之税不

可已也惟南漢北漢及諸路山城守護之寺及諸陵造泡之寺空許免稅餘不可饒也○其廢寺舊基屋宇已毁者隨即屬公以補軍田

臣伏惟書院之弊至今極矣白雲一院即先正一時感慕之所寓而今流波瀰漫不可挽回小郡殘縣厥院數十縣有一姓必建一院一祖主壁父子兄弟羅列左右謂之配享有職無職有德無德行誼名節餙爲虛辭身值壬辰者必稱倡義身值丙子者必稱勤 王其刱言之時鄰里笑之一詐再詐累得褒題及其百年遂成古籍監司聞焉御史奏焉或得旌表或得賜復遂建一院

以雄一鄉良丁以隱正田以蹙楗牛釃酒春秋會飲寵絡愚民受賂差任官長不能制臺諫不敢論此當今之巨弊也臣竊伏念書院者學校之流也學校之制原有先聖先師先聖者周公孔子之類也天下宗之先師者或以道學或以節義凡一鄉之所慕者一鄉祭之古之道也臣謂已　賜額書院其道學節義爲師表於一鄉者陞之爲本鄉之先師配食於本縣之鄉校未　賜額書院其道學節義可以表章者亦陞之於鄉校而一切書院之享自今停罷以定國論以一士趨於理爲便也

○今玆不能其末　賜額書院空令院奴助耕如法

其原田之入於墓地遂陳不墾者亦按舊打量執之爲幾畝幾畦隷於私田八畉之中助治公田

臣謹案周禮冢人有昭穆族墓之法墓大夫掌邦墓之域令國民族塟而掌其禁令掌其度數皆有地域令不得相踰則凡墓地皆官授之無私占爲塋之法也人死則出於北門葬於北方後世猶有此法謂之北邙其不擇地可知也陽處父舅犯隨武子雖皆晉卿本非親戚而皆葬於九原〔見檀弓〕國伯高父曰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亦檀弓〕君子之用心如是也後世惑於風水之說父子兄弟

無不各葬而族葬之法廢死者有知必自哀其煢孤矣程子五患之戒曰塗城郭最爲近憂今之葬師好以平田措爲福地一墳旣起四方百步悉爲棄地或種松楸或爲蒿萊官家田籍稱墓入陳者歲增月羨今雖不許免稅若值改量之日生豪世族豈肯以墓地載之於田籍乎 臣謂凡以墓而陳者皆編入於私田八畉之中計畝計畡責其助治子孫在近者責於子孫不然者責於守戶不然者責之於祭田之佃已成古冢者除其墳塋使八畉起墾靡不可也自今立法凡平田嚴禁葬埋其丘陵岡脊之上欲廢田爲墓者詔於平地墾起新田數

年耕作旣成良田然後告官換代其或村監八夫私許葵埋者御史發之並置重律庶乎其患少息矣

凡山火田不可東之爲井栁空別修其籍勿與原帳相混○凡山火田空以佃而計畝不可計畝而徵稅凡一夫一婦名之曰夫家夫家者餘夫也餘夫二十五畝以立其率不問男女壯者四人爲五十畝八人爲百畝每百畝其穫一千六百斗收其什一則每百畝一百六十斗以之作米則厥米六十四斗今之百畝當昔之二結則一結三十二斗也○今定爲法曰壯佃八口定爲百畝收小米六十四斗以大豆則收百斗

臣伏惟法典曰火田並置六等又曰火田二十五日耕爲一結或每結收田米一百斗以半稅則田米太各二十五斗或收十五斗或稅棉十匹或稅太八斗或稅太四斗(見上篇)蓋其所謂一結者或綿亙於太山或打量如平田其綿亙者自古徵百斗其打量者自古徵八斗其或聚散無常者自古徵四斗故順俗爲法道各不同邑各不同蓋以村里愚氓之法上于縣令縣令之法上于監司監司之法上于朝廷朝廷收八道愚氓之法載之法典故一結之米或爲百斗或爲四斗臣聞一王制法須于萬民以東萬民令奉一王未聞萬民各以其法上

于朝廷而朝廷不小裁製直以其法受之爲王法也凡所謂一日耕者未可詳也牛有健弱地有夷險耕有生熟晷有長短凡所謂一日耕者幾畝董越朝鮮賦明示譏恥恬不知愧猶爲此說乎臣昔守山邑觀所謂火田之處懸崖峻阪片片爬起誠不可以頃畝計之也不可以結負束之也不可以幾斗落度之也不可以幾日耕限之也詢之山甿曰稅有原總佃有時作以佃之時作視稅之原總平均分排以充其額官籍所載雖曰幾結幾負里中私錄但有幾石幾斗及其輸官也皆折之以錢未嘗納粟幾步幾尺之爲一結天荒以來未有知者

臣於是恍然大悟知凡八道火田其執稅之法無不如此臣又因是而思之遂人之頒田里其授萊田或五十畮或百畮或二百畮萊田有一易二易三易之不同亦有半畉全畉二畉之不同則地非不足而人力有不給也凡地貴而人賤者當以地立率地賤而人貴者當以人立率其理無可疑也大凡八口之力方治百畝故夫婦二人自成夫家則受田二十五畝此三古之大法也八口所耕率之以百畝不亦宜乎平田山田其法宜同宜定爲式男子二十歲以上六十歲以下婦人二十歲以上五十歲以下錄之爲壯佃每以八口束之爲百畝

收其什一之稅鰥寡孤獨疲癃殘疾不載田籍三式年比總收稅每子年之春視民盛衰改修田籍於是乎得平矣○凡此民情凡此物情南方北方無以異也東海西海無以異也今立制如是則或有一縣之甿咨嗟愁怨驚稅之猝重者也亦有一縣之甿蹈舞歡欣樂稅之頓輕者也然不過三年怗然安息認之爲天經地義而一王之法萬世永賴不耐一時之小騷未濟萬世之巨亂非聖人經世之弘量也設令歲入有減度支憂歎不可恤也設令歲入有增小民謗訕不可顧也一王之法不可不畫之如金石平之如衡尺豈可使散漫如彼乎

一夫所耕不必皆二十五畝而　國家立制不可不如此山峽古俗凡耕多者稅多耕少者稅少如此美俗不必改也　國降法率以定稅額民收公議以克稅額則上無察下之勞下有平物之美不亦兩得而俱便乎○假如旌善郡東面陽地村有壯佃八十戶當定千畝之稅然本村亦有平田之東爲井耡者又二百畝則其民不可盡東於火田其二井十六夫當入井耡之籍一井之田不但八夫耕之然只錄佃首八夫之名以東井耡其餘聽自下分別其餘六十四口東之於火稅之額以徵其稅雖以一身兼治井田火田井額則唯佃首八夫錄於官籍其餘皆東之於火額聽自下分別大凡山農之勤者其一夫一婦之所耕

必過於二十五畝蓋井田原有限界一井九畉不可踰也其火田所耕既無限界必有踰者然八口百畝既定鐵典不可自官又窺其實但依本率以勸勸者不亦可乎況其自下分別或踰於本額或減於本額自有公議以遵古俗官家於此欲細察而增其稅則法制大亂民情大沸吏緣爲姦其弊叵測矣

八道火粟皆東之如法收其什一每一縣十分其率或以其八輸公而縣食其二或以其六輸公而縣食其四或以其四輸公而縣食其六或以其二輸公而縣食其八○其官房折受者及諸司畫給者歲自戶曹畫定於某省某縣

輪回遞換勿以一縣永授一宮或授一司

臣伏惟我邦山嶽四之三平地四之一火粟之總實與平地相埒乃其載於田籍者唯嶺南一百四結海西六十二結其餘或數十結或三四結或與原田分而二之或與原田渾而一之破碎落漏莫知多少夫 祖宗疆土至重至大雖賜予分封有國常事而其版圖簿籍實在王府今也以其賜予分畫之故並其簿籍不上于地部豈王者總攬之義乎宮房折受昔嘗受賜猶無愧焉至若郡縣所食成王未嘗賜伯禽未嘗受而取爲己物食之無作一秉之稅不輸於公家是在國爲坐失不可

曰賜也在縣爲偷食不可曰俸也与小吏之偷食隱結
厥罪唯均豈不嗟哉法制一定則國以禮賜之縣以禮
受之簿籍上於公俸廩厚於下名正而言順體嚴而理
直悍於一日之勞因循而莫之矯豈不惜哉 臣竊念今
之守令卽古之諸侯也古者建國之法諸公之地五百
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四百里諸伯之地三百里其食
者參之一諸子之地二百里諸男之地一百里其食者
四之一大司徒 其法制之森整如是也今諸路火粟理宜
差畫如此然所謂火粟有多者有少者有有者有無者
有以是歸之於雜用者有以是仰之爲命脈者今不可

一例句斷定爲畫一之法但此火粟亦王土所出一秉
不輸盡自縣食非天理也其獻之而可耐者以其八輸
公其仰之爲命脈者以其二輸公或四或六參酌裁定
每秋成上簿之時別修火籍上于地部曰本縣山火田
二百畎收其什一之稅合小米一千二百八十斗依法
條以其八留縣則小米一千二十四斗臣祇受恩例以
其二輸公則小米二百五十六斗該納本曹依事皆作
桸幾匹或作錢幾兩及期上納云云則王土無漏法紀
有嚴非復散亂如今日矣○宮房折受及諸司畫給之
必欲輪流於諸縣者臣以爲我邦今日旣無分封之法

則一縣之田不必永屬於一宮宮猶然矣況於司予在
昔宮差分出之時剝割橫拏民受其害近年皆自本縣
收納于本宮其患遂息諸如是者不必輪流移畫其或
根深蒂固猶自本宮遣人收斂者及諸司之土遣吏收
斂者亟宜拔根輪流移畫無使本土之吏認之爲宮土
司土無使宮司之人認之爲己土己物則多少弊瘼於
是乎得清矣誠以一縣之土久屬一處与之膠固則弊
瘼於是乎生焉斯不可不虞也

凡火粟雖大登之年無增於恒率惟大凶之年須有災減
於其什一恒率之內或減二分或減三分或減四分或減

其半

臣伏惟火田不入於公籍故朝廷本無災減之令惟其山氓私訴縣令或減把東廉者多減之貪者少減之又或奸吏奸民從中暗訴受其蠲減官則蠲之氓則輸之銷融於中間其不覈如是矣今火田之總皆隷公籍則大凶之年不可無災減○假令什一之稅其眾爲千斗則災減二分者收八百斗災減三分者收七百斗災減四分者收六百斗災減其半者收五百斗唯其空也以其實納又析爲十分二四六八留縣輸公如上法

經世遺表卷之

負累臣丁鏞撰

地官修制　田制十二

井田議四

滿河六鎭及三水甲山長津厚州廢四郡江邊七邑等地空二十而稅一或三十而稅一〇其粟或以鈴鐺麥米當小米

臣伏惟如此等地務在安民以實邊境而已得其米不足以補國用損其米不足以害經費然臣必欲畫之爲一截之法凡平田皆束之於井耡以八夫治公田凡火

田皆東之於佃口以八口耕百畝与湖南嶺南之例毫
髮不殊者欲成一王之法制以垂萬代之令典而已非
欲加賦於此地之民使邊民流散藩籬毁撤也及其收
粟也豈可無蠲減哉〇凡井田定二九而稅一每公田一畝收
其半稅或三九而稅一每三井其公田三畝合出一畝之粟其火田定二十
而稅一視本率減半或三十而稅一每三百畝出百畝之稅若雖如此
其所徵斂猶多於今日之額則其井田四九而稅一其
火田四十而稅一無不可也要之其耕粟火粟足以養
本地之君子斯可止矣凡六鎮等地亦有野人焉有君
子焉有祭祀焉社稷文廟等有賓客焉使臣之往來有軍旅焉有

城堡焉其鄉官吏校皁隷奴婢之等不可不受養於野入此所以不能無稅斂旣有稅斂必有法制其法制恒率不可與湖南嶺南毫髮有差唯其徵斂必薄也厚必有法薄必有法重必有法輕必有法有法者一王之制也今也知其必厚而重之知其必薄而輕之唯不肯一日用心以思齊整之策唯以目巧奉算麤立其率或收百斗或收四斗或以長百尺廣百尺爲一結（尺者田尺也）或以二十五日耕爲一結有如是者有如彼者有大槃者有大駱者或包山陵縱其廣漠或算畦畛以從細密道各不齊邑各不同形形色色散亂無統不可不及今釐

正以定一王之典也◯三水厚州等地無黍無稷唯有
雀麥一種俗謂之耳牟旣其所種唯此一穀則不可用準折
法唯當與小米相當也
其海西蘆田之稅宜与諸路蘆田及楮田漆田松田竹田
同入貢賦之中不可与五穀之田平分九等入於田籍
臣伏惟法典火田蘆田雙擧爲法解之以結負恐不可
也蘆田竹田其情相同不可混之於田籍也並詳貢賦
條令姑略之
海島諸田其井耡九一及火田付一皆如上法一年田事
壹委之於村監里尹而本地縣令毫不干涉中年充其常

率大登之年充其高率唯村監里尹是信是聽唯大饑之年其公田稅額無以得充則村監里尹馳報實狀乞縣令親審災傷減其恆率縣令單騎入島惟帶老農一人巡視公田減其耡粟巡視私田議其賑貸○諸小島或砦石成局未有畎畝之形小小爲畯不滿一井者勿置公田但計其畝收其什一又勿徵粟許以海物代納○每數年綏遠司郎官暗行諸島察其經界詢其弊瘼抑其武斷禁其侵漁其或稅斂不平賑恤不誠不与陸民一視者歸告都正副提學奏行其罰

臣伏惟海島之民積困侵漁不可聊生唯以海利甚饒

而軍簽不及還上不及故避世逃生猶有存者其至願
大懇惟不與本縣吏隸對面而已九一既畫九等平分
勑額既定無加無減中年上年必盡心遵法置之相忘
勿擾勿攪則百事歸順上下相安若自縣官一或干涉
則虎豹守閽豺狼當途不出數年民散而田荒矣設有
小災民自充額必不肯來告災傷何則風雹旱蝗小災
也縣令往來大災也既被小災又名大災有是理乎唯
大殺之秋禾稼無形箒其田而不足然後始肯來告此
必然之理也製法如此似疏而實密必經久而無弊矣
○近例雖大饑之年海島之民不入於賑恤謂其平時

資生多賴漁採不倚於年穀也已巳甲戌之季島民散亾殆盡其黠者以一葉之船載其父母妻子假作漂人投入日本以其賓餼受爲賑恤往還之間居然麥登遂得以全其十口者甚多此路一開隱憂無窮大抵國家之於海島置之相忘縣官之於海島有百徵索無一沾惠有爭不訟有殺不告有寃不訴有饑不乞唯杖是苦有求則應四百年來原不知 國恩爲何事 臣竊恭修而已帝力何有於我 臣謂王者綏遠之政斷不當如此今羅州興陽諸島民戶耗縮上視十年存者三一若剝割日甚遂至散亾則藩籬旣撤寇賊來據其將若

之何懷保之政不可緩也

◯島之所貴者粟也大島有田猶皆販糴小島無田何以徵粟若是者空以乾鰒海蔘之屬充其稅額但如此之物上納極難咎生於大小咎生於鮮醜非有賂物吏則退之諸如此類空以衡秤凡乾鰒一顆其重五錢海蔘一顆其重一錢官則受之無得復言又凡海島所納無論稅物賦物許令島民直納于綏遠司勿令本縣干涉上納之日都正親受副提學庶乎其無弊矣然若使諸島各自來納則其弊益大空以十大島東之為一總其附近諸小島繫之為附庸凡一總之物一民領之十島之民輪回出領去入納于綏遠司雖有賂

遺必愈於各納者矣

臣伏惟今海中諸島太半折受於宮房歲遣導掌剝割惟意千斛之粟其納於宮者不能二百徒使宮差導掌肥其膰腹抑何義哉島者隱暗之地也行盜作惡都不光顯將何以發之役屬既久其民知有宮家不知有國家域外之民又在化外非細憂也亟宜釐正不可緩也

凡宮房之田其折受者以列邑之耡粟逐年移畫其自置者束之於井耡收其九一

臣竊觀宮房免稅之田總有三樣或以原帳之田賜以幾結免稅即有土或以原田之稅賜以幾結免稅即無土或開荒

築堰永作宮田（卽所謂官屯）總之稅米之入於官者十不能
一而所謂宮差導掌剝割欺蔽無所不至民以之散亾
田以之荒頓蓋其入旣非牧臣無字民之責又非田主
無護田之心代盡而還納故本宮無長遠之計歲換而
無常故差人盡刮取之力此其勢不得不然也於國於
宮其入無增而除其徭役免其還上（卽倉穀）萬結之縣應
徭役受還上者皆不過三之二民之困瘁日以益甚 臣
謂海內之田皆束爲井收其九一之耡以輸京師而諸
宮折受者逐年移畫於諸縣今年畫之於咸平明年畫
之於務安又明年畫之於靈巖使於耡粟之中除出幾

斛以給某宮乃使本宮遣其家人私自輸漕則國不加費民無二屬徭役大均侵虐無所法之簡便莫此若也

○其或開荒築堰永作宮土者一天之下義無獨殊亦東之爲井收其九一而其私租什五亦令田監見下篇兼爲宮監公平收斂以待本宮之漕庶其鈐束有法奸弊不興也秉彝之心民所同得東之以井耡宗之以公田隸之以八家責之以義理然後民可使順命吏可使斂手若於井耡之外別立門戶殊其法制散亂幽暗任其所爲則桀黠四出毒我生靈敗我疆土其害不可言也雖以本宮言之昔遣導掌十失八九今東井地唯納九

一其利害何如也承籍　王靈整其私田恭修臣分作民表準不亦善乎○或曰宫差導掌之等得此差遣如得好官或納賂而圖差或納價而折買及其來也或食千石或食千兩亦其人之生涯也如子之法則屯田之監永失屯田之利宫田之監永失宫田之利豈不亦少恩薄義乎　臣答曰屯監宫監非天生一隊無祿之人使得爲屯監宫監以資其生也億兆夷人之中偶此數人爲此田監食此田利若無此利亦無此監既無此監何云失利百官恒有者也故百官減祿則百官可憐若此屯監宫監之等無之斯無無不可曰失利也

臣謹案周禮凡所謂士田官田非直以田地賜卿大夫府史胥徒也天子以畿井頒之爲士田官田則卿大夫府史胥徒收其九一之耡粟以自爲祿而已司勳之賜功臣田王子弟之分封於小都大都者亦於井地之中收其九一以自食而已在公在私其收九一於農夫一也然則今此宮房之田亦當束之爲井耡賜其九一之粟事理明正今也一稱賜田則受之者認之爲己物民之耕之者不認其爲王土乃於國法之外自立條例形形色色無所不爲官長不能管攝戶曹不能主張一王之制斷不如此亟宜釐正不可仍也

五營所置諸路屯田並空葦罷屬之本縣俾作軍田其在近郊者屬之三營俾作軍田

臣謹案屯田之名始起於漢昭帝初於張掖郡設屯田馬云文帝時晁錯上言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如常居者家室田作以備之此屯田也又武帝時桑弘羊請屯田輪臺以威西域而帝不從其後宣帝神德元年趙充國擊先零羌罷騎兵屯田以待其弊屯田條例於是乎大備蓋以邊塞地荒曠無居人不能墾闢又其屯戍之卒遠輸糧餉民既勞苦卒亦恆飢班師則邊患又作持久則內外俱疲此屯田之所以作也東漢之初始於內地漸設屯田馬援請以上林苑爲屯田王霸於函谷關置屯田曹

操屯田於許下羊祜屯田於襄陽此冒屯田之名而非
屯田之實也　國朝自壬辰倭寇以來軍門累設至五
至六每一設營輒置屯田京城之側畿甸之野海中諸
島遠方肥地或築堤以瀦水或防川以引水或塞堰以
非潮咸作屯田以爲莊墅募民耕墾以收其利夫一卒
不屯何名屯田將臣之家以其子弟賓客差爲小校出
爲屯監凡屯收千石者監食其九僅以其一納于營門
亦聽將臣隨手雜用國之田總日就耗損無勞無功肥
此小校而將臣之富富於三公驕奢淫佚鮮克由義豈
不惜哉臣竊稽三代之法天下之田皆屯田也小司徒

選取丁男以授三壤大司馬取之爲卒四時教閱天下之田非皆屯田乎若如三代之法則惟束伍軍乃可授田凡不願於束伍者即一稜之田不可以幸獲也先王以田而養兵今也以米而養兵其能支乎苟作屯田空於京城三十里之內凡田皆買之爲屯田使諸營之卒休番出耕以爲生業其餼料諸費悉減悉除唯以時鍊武賞以錢布則國用寬裕軍制嚴整乃復三代之舊矣周禮六遂之法非即此法乎其在諸路諸縣者並空屬之本縣以作軍田庶幾武備有賴也

許積上疏曰古之屯田皆在邊邑空地其法用戍卒寇

至則戰寇退則耕積貯塞下漕運之費省而軍食自饒
高麗時置陰竹屯田又於沿海防守處皆置及其末世
所任非人耕種無實收納倍之戍卒號怨我 太祖初
定四方盡罷沿海屯田令之屯田与麗末害均鄕人為
之諺曰屯粟四分收納一分賂遺一分田官私食二分
非 國之利也其置屯皆在內地無兵處坐令田賦日
縮此衙門之弊也○星湖李瀷曰屯田之弊極矣許相
嘗竭論而蒙允會有 大臺用事者沮之而今之屯田
皆屬京司司各有長皆貴强臣此罷則用減故寧國之
耗而不樂用之損也○臣謹案總戎營有所謂德池屯

在江華又海營之小校得此屯監勝得縣令大將以其子弟親賓差遣使之營生所謂屯田皆此類也 國家於原籍之中割取數千結良田以供無職之祿抑何義哉郡守縣令其廩雖厚曰唯是治民者也其賜有名所謂屯監無尺寸之勞忽於秋成之後往打千石之稻無義無名莫此爲甚故相許積之時顯宗朝特涓滴之始耳其疏如此今洪流瀰漫而無一人言其弊者豈不嗟哉

滿河六鎭沿河之地及鴨河十一邑沿河之地廢四郡及江邊七邑其戍堡所在空起屯田以厚民食

臣伏惟沿河諸堡其戍卒不過數十名以之禦窮寇之

盜猶懼不足況蒙眞之鐵騎乎凡死罪次律定從千
里之法或徙五百里南方之人遷于畿內近畿之人徙于北
方北方之人徙于塞上則南方減十戶塞上增十戶而
其遷徙之悲愈於直遷斯良法也徙戶旣多遂起屯田
乃可耕也◯凡塞上屯田不用井耡之法不用火粟之
法猶以百步爲一畝百畝爲一畉百畉爲一屯每一邊
堡必墾一屯以爲百夫之糧然後其堡將僅可稱百夫
長斯不可不議也◯凡作塞上屯田其要害處空於一
畝之田或四畝九畝之田二二三三之開方環之爲深溝其非
要路者空於一畉之田或六十四畝三十六畝之田八八

六六之開方環之爲濠溝以斷鐵騎長驅之路此吳玠所謂
地網法既食其禾又因而設險也周禮司險亦以溝洫
爲險阻此先王之法也
其所謂官屯田本是軍卒之所食今守令邊將奪而食之
亟宜釐正以復 祖宗之舊典
臣謹案國制諸邑諸鎭各有屯田見上篇原其本意亦必
曰有邑必當有卒以守其邑有鎭必當有卒以守其鎭
故令各置屯田募民耕之遂以其民籍爲戍卒也苟爲
不然何謂屯田法曰必於角聲及聞處置屯田見大典其
爲軍食可知也今也所謂屯田認爲俸祿不留一卒官

自食之夫官之俸祿本有廩田衙祿幾結公須幾結見
於法典旣食廩田又食屯田無乃不廉乎令諸邑諸鎭
各有阜隷或稱日守或稱使令或稱軍牢或稱羅將其
額無定亦無餼料於是權以此輩爲村主人縱其虐斂
以毒下民羅家釣鯤費斂動糧名色不一或以良丁簽
爲保入名曰奉足公然收錢或以富村結爲契房除其
徭役公然收錢種種作害靡所不及臣謂宜以屯田屬
之此輩大府及牧屯田二十結則十畉之田也一畉大約爲二
結置阜隷三十人其十人各耕半畉其二十人各耕二
十五畝座高者宜全食一結府郡各十六結則八畉之田也置阜

隸二十四人其八人各耕半畉其十六人各耕二十五
畝例如上縣驛各十二結則六畉之田也置皁隸十八人
其六人各耕半畉其十二人各耕二十五畝例如上主鎮
二十結則用大府之例置隸三十人巨鎮十結則視縣爲差
置隸十五人諸鎮五結則皆耕二十五畝置隸止十人庶予其名
實不爽矣總於一井之內耕其私田每以八畉助治公
田不可殊也若然其九一所缺加給幾畉以充其代於
是分爲三番或爲二番休番之日使之耕墾時習武技
使緩急有用而禁其虐斂過其求乞去其奉足毀其契
房則體面嚴正紀綱清肅國不加費而必有拭目之

效矣

凡郡縣之公須田衙祿田諸驛之公須田悉空革罷以作軍田其公須衙祿取之於井耡九一之中○驛田牧田渡田站田之等並空東之於井耡收其九一其九一所輸加給幾畝以充其代

臣謹案周制家削者大夫之祿田也士田者朝士之祿田也然其所食皆井耡之九一非以是田遂賜是人也今郡縣廩田空亦如此朝三暮四其數雖同名不可不正也○驛田以下收其九一還給其代則在民無失在國無損而名正法立制度森整又其賭地私賣之弊不

禁而自止不亦善乎

凡公署垣內之地不入田籍者亦無賦稅其長廣皆有度數毋得踰越別修其版載之田籍之末

臣謹案載師曰國宅無征鄭衆以爲王城民家鄭玄以爲官府衆說是也然國宅無征則官府尤可知也今以永久不食之地載之於田籍曰元帳付幾結之內幾結以公署免稅虛張文簿煩而多枝凡煩而多枝者奸之所隱也若是者宜別爲一籍勿相混也○州郡縣公署大小宜有制度今貧州政堂不成模樣而陝縣小吏起其掾房大如牌殿高於政堂以重儀貌以威百姓不可

不嚴立規制毋得踰越一切公署皆令廛地有限一畝二畝各有差等此縣彼縣無小參差然後一王之制四達而條暢矣並詳營國篇今姑畧之

井畫既畢國有餘財凡可堰之地築堰以拒潮凡可渠之地鑿渠以引水以作水田別爲畢田亦百畝爲一畉九畉爲一井收其九一輸于公八夫治田以待師旅其私家築堰開渠者嚴禁

臣伏惟己巳甲戌以來農夫多死人力大蹙沃田膏壤悉被陳荒其曰不陳者亦一夫廣作糞治不專今之急務在於輕傜薄賦休養生息使見在之田得盡地力而

己開墾非所急也若井耡旣行農夫日蕃入多地狹不能相當則築堰開渠乃可議也 我邦三面環海東西不滿千里其沿海汊港之內築堰起墾所不可已也然土俗鹵莽作事粗率又不知引重起重之法其用築基者皆如拳小礫其用作堤者皆沙泥鬆土甃以洒之不復杵築又不知捍風殺潮之法風潮猂猛隨復潰裂費財千萬終爲碧海流俗相戒誓不築堰諺曰防堰之子不如無子亦至言也且其起事者雖勢家豪族而私家之力終有所詘九仞一簣多不成功然且役丁多不給雇調發民夫勞怨以興不可不嚴立禁條毋敢私築以

自利也宜自經田司別選藝能之士以爲監役參軍如上法先講引重起重之法以便輸石乃於輸石之處先治車道其平如砥乃作田車使之輸石其伐石之處置起重架一座又於安石之地設起重架一座又於港口置扁船一隻船泊之處置起重架一座座共三工既伐石以起重架擧之以載車上車至港口以起重架擧之以載船上船至水心以起重架擧之使得安插插有不正以起重架擧之安插如意其水漩潮猛之處用千斤大石以之爲基其不然者八百斤六百斤四百斤靡不可也俗以健夫一擔爲百斤東俗質朴凡築城築堰必遇天成百斤之

石乃議取用三里五里往求此物雖層巖亙壁壓臨港口不敢議招工伐石不知走野求石其費倍蓰招工伐石其力大省其愚直皆此類也

〇又凡風潮之勢遠自大海直射堰面長城亦壞丸泥何論凡欲築堰者先定堰腰水淺處乃離腰五六步當其潮來之口先築捍臺捍臺者三角臺也以其一角直受潮衝則潮擊此角其勢分爲兩翼左右橫走如斯之時其猛勢以殺其臺之大小視潮之寬猛堰之長短無定度也此臺築基空用二千斤大石非起重架無以生心若是者其起重架亦設滑車鼓輪不可但以鉤衡起之也築臺既畢乃築堰基

其堰亦不可平直如弦須作磬折形以其尖角為堰腰
与臺相直乃自尖角斜折為左右翼各抵山根則其受
潮不猛永無衝破之病矣○堰既成畫井如法收其九
一其私田八畉並以貧而無田健而有力者廣募嚴選
使耕此田限平生為業遂以佃夫編之為牙兵以待師
旅若田制漸成 王田曰廣則牙兵之田空置縣城之
側不可因也
鑿渠之役必先遏灘(方言之狀)謂土俗粗率遏灘者亦用如
拳小礫雜以柴薪橫截大灘一遇潦水無不潰決此亦
空用起重架取大石以用之也且地勢高下唯憑目巧

水既遠引地勢不下則其鑿彌深人力以詘宜用水尺以其白球上下測地高下乃可以定渠路也○凡鑿渠灌田者皆土豪勢族借官役民以自爲利或收其四一以爲己田或畝收斗粟以作私稅今宜官調役丁以成此功利多者收其四一以作公田利少者收其什一以作公田於是畫井如法使附近八畉助治如法收其九一皆如上法○其監役參軍築堰開渠能作九井以上者待年陞品入爲京官皆如上法○凡監役參軍宜以能者數人遍行諸道前功纔畢後功繼起閱事既多新巧觸發其費必省其功必固不可雜任諸人以致生疏

誤事若然陞品之後空以經田司員外郎仍授主事之
職俾旣厥功
凡舊鑿之渠私收其稅者旣晝井地其公田一區毋得
收稅空著爲式
經界旣畢乃以八夫編爲隊伍四井爲邨四邨爲里每井
八夫則一里一百二十八人也編之爲十隊則正卒百人
火兵十八人隊長十人旗總五人教鍊官二人哨官一人○
一里者一丘也出戎馬一匹輜車一乘牛十二頭以待師旅
○每一隊弓手二人銃手二人槍手二人鎲鈀手二人筤
筅手二人

臣謹案周禮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卒伍車馬皆以丘出之此所謂丘乘之政令也今亦依之以里爲丘名殊而實同也臣竊伏念兵也者力也力強者勝力弱者敗其所爭者力也民職有九一曰士二曰農三曰商四曰工五曰圃六曰牧七曰虞八曰嬪九曰走（閒民無業者役雇行走）九職之民其最用力者誰也農夫是也力者筋也筋之爲物用則彌強不用則彌弱天下之恆用筋者豈非農夫乎故以農夫爲兵則其兵強以不農之夫爲兵則其兵弱此自然之理也農夫者其形憔悴而困苦其手指擁腫而強硬有同骨角其足皮胼胝而堅鞏不畏簽刺土

處而不痹濕處而不癲櫛風沐雨而不疼涉川踰嶺而不疲能以鑿鍤掘壕築墩以作營壘而不憊能以釜鐮伐木採薪以供炊爨而不勞能疾趨急行引重致遠而不喘如是然後可以爲兵不如是者無攸用也農夫之所乏者惟驍捷屈伸飛刀舞槊之技而已故農夫以爲步卒驍捷屈伸飛刀舞槊者以爲騎兵古之道也今宜以十六井一百二十八人編之爲一哨以待軍旅但古者田皆主田王得選強有力者而任其田令大司馬春夏秋冬以時教閱今也田皆私田苟用古法民將曰王無德於我何以困我胥怨胥詛不肯迪順其將若之何

空編之爲籍俾知隊伍令於中冬自本里一日教閱俾知大法而已縣官兵營毫不干涉毫不檢察然後其服裝鮮明其器械銛利其坐作進退有法惟縣官陰遣耳目察其最善者施賞有差本鎮（卽大州）聚諸郡諸縣之狀其最善者歲薦一人自兵曹選授初仕於是乎興起矣

○私田八畉其佃者不止八人哨官於一畉諸佃之中選其強者以充隊伍其服裝器械一畉並力○每以二隊爲一旗則十隊五旗也（青紅黃白黑五旗）其隊長十人旗總五人取之於農夫其教鍊官二人就時占之中（卽田主）選取三人俾居其職餘詳軍制○凡於本里爲哨官教鍊

官者及登文科無礙於弘文錄士族躬耕爲隊長旗總
及編伍之卒其子及登文科無礙於仕路宜著爲式○
或有邊警凡名在軍籍者避兵逃匿則其田屬公永作
軍田○或有一甽就甲畉耕三十畝又就乙畉耕四十
畝兩畉相爭欲以此甽爲正卒者從其多者令爲乙卒
若有一甽就兩畉各耕二十畝者拈鬮以決之也
三營之軍以衛 王宮其騎兵一千六百七十四人其步
卒八千三百二十六人自 王宮三十里之內迺疆迺理
約得田一萬四千四百畉經之以什一其一千四百四十
畉除之爲公田其四千一百八十五畉分授騎兵各以二

畎有半爲其餼田其八千三百二十六畎分授步卒各以一畎自耕以爲糧餘田四百四十九畎分授將官以補其餼

三營者都統營(今訓鍊都監)左禦營(今御營)右衛營也(今禁衛)其制及騎兵步兵之數見上第四篇○自王宮四距三十里卽方六十里之地也內方十里王城也其餘方十里者三十五(六六三十六)我邦近郊皆泰山大川平田不多除其强半疆理爲田大約方十里者可爲十六其餘皆不食之地也方十里者十六則其田共一萬四千四百畎古者六遂之內皆用什一之法則每田千畎其九

百畉爲軍田其百畉爲公田也○騎士騎兵身具十八般武藝騎射騎槍飛刀舞槊所取者驍勇蹻捷非農夫之所能爲雖授軍田當借人佃作收其什五以爲餼也授之以二畉有半者一畉爲人餼一畉有半以資鞍馬○步卒每一人受田一畉仍於近田之地一旗各成一村一旗三十六人三旗爲一哨各成一里一哨一百八人五哨爲一司各成一坊每以九夫同治公田一畉以遵什一之法自食一畉以爲餼○凡三營之卒皆分之爲四番以周一朞一番無過一氣第一番立春日上番驚蟄日下番第二番驚蟄日上番清明日下番第三番清明日上番立

夏日下番第四番立夏日上番芒種日下番於是第一番又芒種日上番小暑日下番其上下番次依此輪回以爲法○其上番之卒通計三營不過爲二千八十名其數雖小以之爲 宮城巡邏及街路巡邏及大將軍副將軍千摠別將把摠之跟隨庶可以略略分排矣○芒種後十五日移秧之時也霜降後十五日收穫之時也其上番之適値此時者不幸也空給雇錢每日二十五葉使之雇人作農抑所空也若然二千八十人三十日雇價通共一千五百六十兩（每名七兩五錢）各自該營領給上番之卒未可已也○將官者把摠哨官旗牌官教練

官之等也餘田四百四十九畮收其什五以補其餼田之羨欠今既未定姑不詳論○若近郊三十里之內田地極小不能爲此則當溢出於三十里之外雖五十里無傷也

臣伏惟周人之法兵農合一故軍旅之事專付六遂遂人授之田野簡其兵器登其夫家以令師田遂師軍旅田獵掌其賞罰六遂者天子親兵之所在也魯公伯禽將伐淮夷亦唯三郊三遂是調是發見費誓衛國之必以郊遂如是也誠以親兵宜在肘腋養兵必有糇糧如欲以米而養兵雖竭天下之力猶患不足必也以田而養

兵使之自耕自食其道可久也況兵不能恆戰若溫衣飽食逸居而無事則筋脈解緩膚革軟弱猝有寇賊皆百步而廢將安用之故六遂之田以養親兵此天地定理鐵石成規堯舜三王之本法不可以變通者也秦雖毀棄古法而此法不改故關中之卒皆取之於阡陌自漢以來上林廢地三輔近郊皆作屯田曹操屯田於許下羊祜屯田於襄陽杜預屯田於荊州唐初苑內之屯別置屯官而州鎮諸軍每屯五十頃斯皆前古之成跡也三代聖王慮事精密故六遂之制結如營陣後世雜霸慮事粗率故屯田之制時有作輟其始也以米而養

兵及其力盡氣竭而後片片屯田以承其弊此古今之異也 國家自壬辰懲毖之後謂都下不可無勝兵於是連設五營其兵數萬以弱國之力歲入不過米十餘萬石漕運無法歲臭其半乃以此養數萬之兵其可支乎百官無祿庶士無餼而軍門伺候之卒其祿多於宰相古今天下益無如是之國也御營禁營之卒皆千里上番數月而還夫取卒於千里之外又餽糧於千里之外計之疎謬不待言也曷若取卒於十里之內仍以十里之田遂餽其糧乎 先朝自御極之初至于末年屢以兩營之制不可不變形於絲綸發於寤嘆左右承弼

之臣鮮克參贊終於因循而止此微臣之至恨也議者每云兩營之卒乃本農夫方是勁卒不可以停罷也嗚呼嶺南湖南之農夫得爲勁卒近郊附城之農夫獨不得爲勁卒乎旣知農夫之爲勁卒不悟近郊之爲農場斯亦惑之甚矣抑將曰近郊之田皆係民田民不願賣國亦無財不可以盡取乎嗚呼田者 王之田也國之大計何恤乎小怨 王臨門一詔民莫敢不順也 王蓄力生財以營此田持之十年未有不成事也井畫旣成 國入旣裕卝採不輟貨物不匱顧一萬四千餘畉之田豈不得經理哉臣謂此法行則王者之國也此法

不行則皆廢苟且之國不可与予先王之觀臣不知所爲也○或曰一卒一畉其田太多騎兵人授二畉步卒人授半畉亦可以得勝兵此宜商確酌定不可硬也○又京城負郭之田皆上上芹菘之圃若是者雖二十五畝無不可也

中京西京各騎兵二哨步卒十哨諸路監司以下大州諸郡諸縣各養兵有差宜以環城五里十里之內置軍田以養之

臣伏惟諸路有五營諸司屯田及戶絶之田防堰之田開渠之田皆當束之爲軍田又或富民獻其田以圖武

功其軍田不難得也但軍田不可在外村須與負郭田相換斯爲難矣○膏沃之地粟出旣多外邑之卒又無番上之勞晝稀教練夜無巡邏其軍田不必一卒一畉上腴者或以一畉分授四人土薄者亦以二畉分授五人靡不可也餘詳軍制今姑略之

孟月之朔里尹會一里之民教之以孝悌忠信讀法一通諭鄉約一通聽者皆拜有過失者罰之有行誼者賞之歲終擧最善者一人擧多過者一人聽縣令賞罰

讀法及鄉約見下篇地官之教規○正月之朔不行賞罰以歲終已有行也○臣謹案旣富而教古之道也井地旣

成申之以孝悌之義王者之政也

田制終